

《明史·云南土司传》勘误一则

——以明清大理方志的记载为中心*

白丽萍

《明史》载：“（洪武）十五年，征南左将军蓝玉、右将军沐英率师攻大理……酋长段世就擒。世与明皆段宝子也。至京师，帝传谕曰：‘尔父宝曾有降表，朕不忍废。’赐长子名归仁，授永昌卫镇抚；次子名归义，授雁门镇抚。”^①其中《明史》称段世和段明皆是段宝之子。

目前学界关于明洪武时期大理段氏家族中段世、段明与段宝3人关系仍存有较多分歧，主要有以下观点：或认为无段世其人，方慧称“世或无段世其人。段世当系诸书所载‘段氏’之讹”，其依据来自明抄本《南诏野史》^②；或认为段世乃段明之叔，杨延福称“段信直世，明叔。明卒，段世权任总管事”，依据出自清初《滇考》^③；或认为段世即段明，为段功之弟，庞德广称“段明（段信直世）为段功之弟，段宝之叔”，依据是王世贞抄录的《大理战书》及《大理古佚书钞》的《素贞比丘尼》中“段世明”的记载^④；或认为段世、段明皆段宝子，见于朱映占《云南民族通史》，其依据是《明史》。^⑤

以上诸种说法，均有偏颇。经考证：段世与段宝非父子关系，是叔侄关系。^⑥根据嘉靖时杨慎《滇载记》及《南诏野史》等记载，“十代总管信直段宝，（段）功之子”，“（段）宝数日疾卒，子明嗣”^⑦，故元末明初大理总管依次是段功→段宝→段明。继承的顺序则是父子相继，段功是段宝父，段宝是段明父。但是，最后一位大理掌管者段世，却比较特殊。明清有关大理的文献中，对段世与段明、段宝关系的记载有以下几处：

明天启《滇志》：“旋宝死，子世嗣。”^⑧

清冯苏《滇考》：“（段）宝数日病死。子明嗣。洪武十四年，遣使授明宣慰使。未几，死。叔世权国事。”^⑨

* 基金项目：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《明实录》整理与研究”（项目编号：13&ZD090）阶段性成果之一。

① 《明史》卷313《云南土司列传一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标点本，第27册，第8068页。

② 参见方慧：《元代大理段氏总管世次年历考略》，《广西民族研究》1996年第4期。

③ 参见杨延福：《元代大理总管段氏世系正误与轶事补》，《大理师专学报》1996年第4期；李光荣、杨政业主编：《古籍中的大理》，云南民族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203页。

④ 参见庞德广编：《南诏史探 第3辑 1 南诏史料辑要与校按》，云南民族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307页。按，有学者认为应写作段名，并认为段世即段名。参见张锡禄：《云南文库 学术名家文丛 元代大理段氏总管史》，云南人民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243页。

⑤ 参见朱映占、曾亮、陈燕编：《云南民族通史》下，云南大学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38页。

⑥ 按，古永继在天启《滇志》之《校勘记》中即提出过对“世与明皆段宝子”的疑惑。参见天启《滇志》卷33，《校勘记》，云南教育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1093页。

⑦ 杨慎：《滇载记》，陆揖编：《古今说海》，巴蜀书社，1988年，第195—196页。

⑧ 刘文征撰 古永继点校：天启《滇志》卷33《校勘记》，云南教育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1093页。

⑨ 冯苏：《滇考》卷下，“文渊阁四库全书”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年影印本，第364册，第77页。

康熙《大理府志》：“（洪武）十四年段宝死。子明袭。授宣慰使。寻卒。叔段世袭。”^①

按，根据杨慎《滇载记》及倪辂《南诏野史》等考知，段宝卒后，段明嗣职，故天启《滇志》所记“子段世嗣”实误。冯苏《滇考》和康熙《大理府志》二书中记载了段世继段明之后掌管大理，与《明太祖实录》等书记载大理之战中与明军对峙的“土酋段世”相合。考察文意，“叔段世”可有两种解读，一般的解读是“段世是段明叔”，则段世应是段宝之弟，学界多持此观点。还可解读为“段世是段宝叔”，则段世亦应是段功之弟。

辨析三者关系，关键要考察段世的身份。史籍中有关“段世”的记载，还与明洪武时期发生的“大理之战”有关。洪武十五年（1382）“大理之战”中大理守土段世三次致书征南将军傅友德等，倪辂《南诏野史》^②将双方通信命名为《大理战书》，谈迁《国榷》^③亦节选部分内容。《大理战书》完整抄录于明万历时王世贞《弇山堂别集》卷83《诏令杂考一》中。该书是王世贞为书写国史所作的史料汇编，《诏令杂考》收录明太祖和明成祖有关军事的诏令和檄文，《大理战书》作为“国书”亦收录其中。段世在信中称“兄平章段信直功”^④，下文又载“段世、段宝”与梁王有“杀兄父之仇”^⑤。《大理战书》是洪武时期大理段氏与明军的“外交论战”，属于一次文献，记载内容真实可信。^⑥故，按照《大理战书》的记载，段世当是段功之弟，也就是段宝之叔。

结合前文可知，冯苏《滇考》及康熙《大理府志》中记载的“叔段世”应当是针对“段宝”而言，指段世是段宝之叔。因此，段世和段宝是叔侄关系，而非父子关系。

史籍中，唯至明天启《滇志》及清初冯苏《滇考》^⑦、清康熙《大理府志》^⑧始记载段世、段明与段宝关系，且极简略。正是由于文献对段世身份的记载不详，自清初纂修《明史》到当今学界对段世、段明和段宝三者关系产生了诸多误解。

《明史》的成书，经历了从万斯同《明史》、王鸿绪《明史稿》到张廷玉《明史》三个阶段。考察三书中有关明初大理的记载，万斯同《明史》参考天启《滇志》、冯苏《滇考》和康熙《大理府志》的记载，称“宝死，子明嗣，明死，叔父世典国事”“擒世并宝二孙”^⑨。而王鸿绪参考明代实录及明人笔记的记载，对万斯同《明史》作了较大调整。^⑩张廷玉《明史》基本继承了王鸿绪《明史稿》。^⑪

① 李斯伧、黄元治纂修：康熙《大理府志》卷3，《沿革》，“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”，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88年影印本，第45册，第60页。

② 参见倪辂：《南诏野史》，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”，齐鲁书社，1996年影印本，史部，第163册，第399页。

③ 参见谈迁撰，张宗祥校点：《国榷》卷7，中华书局，1958年，第1册，第612页。

④ 王世贞撰，魏连科点校：《弇山堂别集》卷85《诏令杂考一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4册，第1628页。

⑤ 王世贞撰，魏连科点校：《弇山堂别集》卷85《诏令杂考一》，第4册，第1628页。

⑥ 按，赵国璋等在《社会科学文献检索》中将“书信”列入“其他一次文献”。参见赵国璋、朱文俊、潘树广著：《社会科学文献检索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53页。

⑦ 参见冯苏：《滇考》卷下，“文渊阁四库全书”，第364册，第77页。

⑧ 参见李斯伧、黄元治纂修：康熙《大理府志》卷3，《沿革》，“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”，第45册，第60页。

⑨ 万斯同：《明史》卷411，《土司三》，“续修四库全书”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影印本，第331册，第523页。

⑩ 参见王鸿绪：《明史稿》列传第187，《云南土司一》，台湾文海出版社，1962年影印本，第115页。

⑪ 按，有关明初大理之战的史事，张廷玉《明史》与王鸿绪《明史稿》的记载全同。

黄云眉称：“明史所用资料，大部分出于明实录。”^①文首所引自“十五年征南左将军蓝玉”至“酋长段世被擒”200余字均来自《明太祖实录》洪武十五年闰二月辛巳的记载^②；“至京师”亦可从《明太祖实录》洪武十六年二月乙亥的记载“酋长段世等一百六十人至京”找到依据^③。而“世与明皆段宝子”及“帝传谕”到“授雁门镇抚”等细节内容，《明太祖实录》不载。

查检“世与明皆段宝子”一句，明清史籍均不载，推测当为纂修《明史》时所增。自“帝传谕”到“授雁门镇抚”，目前可考的最早文献，出自明嘉靖初杨慎的《滇载记》。《明史》的问题恰出在对“太祖圣谕”的引用上。《滇载记》原文写作：

明遂就擒，并其二子仁、义至金陵。太祖圣谕曰：“尔父宝曾有降表，朕不忍废。”赐长子名归仁，授永昌卫镇抚；次子名归义，授雁门镇抚。^④

按，明初大理之战后，根据《明太祖实录》“土酋段世就擒”、天启《滇志》“擒世并明之二子”^⑤及谢肇淛《滇略》“俘段宝二孙”^⑥的记载，可知战后被擒的是段世及段明二子。《滇载记》记作“段明就擒”，确误。下文“太祖圣谕”称“尔父宝”云云也是对文中提及的“段明”所说，实际被擒的并非段明，故《滇载记》“太祖圣谕曰：‘尔父宝曾有降表，朕不忍废’”一句亦误。

王鸿绪修《明史稿》时，考得“段明被擒”误，故将“明遂就擒，并其二子仁、义至金陵”换作“段世至京”，却不知“太祖圣谕”一句亦误，反加以引用。故《明史稿》改成“段世至京。太祖圣谕曰：尔父宝……”既然对“段世”称“尔父宝”，那么段世也应是段宝子。由于史籍中对大理末代掌管者段世的身份记载简略，王鸿绪未加详考，编造出“段世”与“段明”皆段宝子的结论，以弥合上下文意。由此可知，“世与明皆段宝子”是王鸿绪因错引“太祖圣谕”而误增的，导致混淆了段世的身份。张廷玉《明史》未参考天启《滇志》、清初冯苏《滇考》、康熙《大理府志》及万斯同《明史》的记载，而延续了《明史稿》之误。

总之，段氏家族段世、段明、段宝三者关系是：段世是段宝叔；段宝是段明父。

（作者单位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）

本文责编：周全

① 黄云眉：《明史考证》，《本书内容挈要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1册，第1页。

②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143，洪武十五年（1382）闰二月辛巳，中华书局，2016年影印本，第2247页。

③ 参见《明太祖实录》卷152，洪武十六年二月乙亥，第2389页。

④ 杨慎：《滇载记》，陆揖编：《古今说海》，第196页。

⑤ 刘文征撰，古永继点校：天启《滇志》卷33，《补遗志》第十四之二，第1082页。

⑥ 谢肇淛：《滇略》卷7，《事略》，“文渊阁四库全书”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年影印本，第494册，第181页。